

和锋◎著

边缘角色

我在外企当销售



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

这是一个充满了**圈子圈套**的世界

每一天都在**输赢**的边缘

每一步都决定了职场的**浮沉**

不**做单**就Game Over 不**潜伏**就成为炮灰

职场是一把杀猪刀，是任其宰割，还是将其执于手中？

幕后交易，谁是操盘的大腕，谁是翻盘的小兵？

看《边缘角色》向你披露商战对决的制胜之道！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

边缘 角色

我在外企当销售员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边缘角色 / 和锋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1.8

ISBN 978-7-5506-0261-8

I. ①边… II. ①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41390号

书 名 边缘角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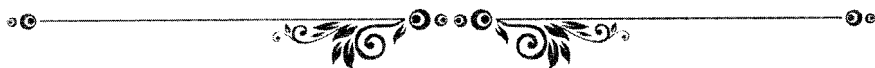
著 者	和 锋
责任编辑	康天毅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出 品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公司网址	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://www.bookfh.cn
印 刷	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6开
印 张	18.5
字 数	300千字
版 次	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06-0261-8
定 价	28.00元

(凡印装错误,可向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,联系电话:010-58572106)



在一个外在决定性具有如此摧毁性力量，
以至于人的内在动机已经完全无足轻重的世界
里，人的可能性还能是些什么？

——米兰·昆德拉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最后的仪式……001

第二章 杀人游戏……036

第三章 下流社会……096

第四章 交配季节……145

第五章 无耻混蛋……220



第一章

最后的仪式

(一)

风投来了。

小道消息如石子落水，溅出骚动人心的涟漪，待平静后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问：“真的，假的？这回——不会又是骗子吧。”

接着，各种未经证实的传闻蜂拥而至，想方设法地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。

市场部老钱嚼着满嘴的饭，半包着厚嘴唇，突着眼珠子，言之凿凿地说：

“昨天，你们知道吗？昨天下午，风投的人把公司账簿复印——全带走了。”兴奋得像受虐狂巧遇了施虐狂。

其实这类故事在公司吵吵了二年多了，结果都似北京的春雨——阴上二三天，噉哩喀喳，懒懒散散打一阵子闷雷，再歇口气，起阵风，掉些点——悄默儿声地颠儿菜了。

不过这回，风投是真来了。

西装革履，脸像刚从冷库里提出来带着霜的冻肉，眼神冷淡，一副训练有素的鸡贼相。进来自有一派非叫人看出来的悠闲气度。一下子就让人产生了无限的自卑感，只恨爹妈当初没帮你选择如此有前途又妙手空空的职业。

这些也着实让一小撮，我说的是那些自认为公司元老的人，激动了一大阵子。所以，老钱边吃饭，边往我们脸上兴奋地猛喷饭星子也情有可原。这个时代就是为我们这些十三不靠的受虐狂天设地造的。

像老钱这种散消息的人，关注的就一件事——“上市”。

“也就一二年内的事儿。股票一解禁，哥们儿就全抛了，再涨都不贪。到时就退休，买艘游艇钓鱼去……你们丫——现在多哈哈大爷……哈哈……要不

到时候没你们什么份……”

有如此欠抽的想法，也真不怪他们。要不是那个猴儿脸小矮子，没事儿就到处贩卖暴发史，我们这代人何至于如此喜欢天天做白日梦，活着就为了一个“钱”字呢？

其实，哥们儿对生活质量要求并不高。当然不能是“一亩三分地热炕头，老婆孩子一头牛”那么庸俗。

像我一月挣五六千也算相当不错的了。其实，再玩命点，挣的还多。那又何必呢？“只要活着不算尴尬就成了”。我的意思是，公交挤成了肉酱，我就打车上下班，也不心疼那点钱。

我没法跟那帮子北漂拼，打鸡血似的，为落在北京，削尖了脑袋，天天累得跟孙子似的。

你说我怎么也得买辆车得瑟得瑟吧。老妈倒想赞助一把，我没同意。车钱要真他们出了，那我就真别想玩痛快喽。有了车，怎么也得把“夜之魅”和“海上花蕾”约出来。网上看——腿够细够长，劲儿蛮骚的。真人不知道会不会是恐龙。

风投来不来，跟我没屁关系。说实话，就是帝哥驾到，还不得有人撅着屁股练活。不是吗？销售虽算不上什么体面的活儿，想想，干别的我还真不行，就忍着点吧。

大陈斜撇着嘴说：

“现在有了准消息。一种说法是，公司只留几个中高层，其他人全遣散。另一种说法是，中高层全开掉，就留下干销售的（我猜，这八成是大肚陈自己的白日梦）。第三种说法是——公司一分为二，一部分人留老公司，一部分去新公司。”大肚陈压着嗓子，四下里乱瞄，神秘兮兮的样子，真像是刚从安定医院逃出来的危险分子。

假如哥们儿是风投。第一个就把那些整天装腔作势的狗屁中高层干掉，尤其是市场部那帮废物。简直是一群白痴，除了拼了命地糟蹋促销费，吃回扣，什么TMD屁事都不干。

见过能装的，没见过装得如此浓眉大眼、人模狗样、口若悬河、理直气壮、气吞山河的。做销售越久，越怀疑这帮饭桶到底长没长脑袋，每年都预测市场要增长30%。合着这帮孙子一年四季只干一件事情——想尽办法，拿数字玩死我们这帮干销售的倒霉蛋。

你没见呢，他们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在小PPT上了。那小画做的，抽象得连毕加索都看不懂。那些编造出来的数字、曲线、表格、公式……明着就是要把人忽悠晕了，再往麻袋里装。说到底，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让谁看懂那些屁玩意儿。

我这么说或许偏激了些。但人活着就是让一帮子傻蛋整天挖空心思地编故事来戏弄，这命也TM太贱了吧。想起这事儿，哥们儿就抓狂得像提前进了更年期似的。

哎，还是说正事儿吧。就在谣言传得自己都快不行的时候，刘老师开了个说明会。

刘老师——就是我们大老板。即使你没见过他，你也准能一眼就从人堆里把他检出来。老板都是一张阎王脸。他不让人叫他刘总。他说，要么叫我老刘（说时，一脸阴险的表情），要么叫刘老师（样子看起来很满足），要么叫我名字（没表情）。

这不是装嘛！哪个没脑子敢直呼其名？当然，“老刘”也不是谁都能叫的。他虽然给了你多项选择，你却只能选择叫他——刘老师。

刘老师每次讲话前必先像养殖户看着一栏生猪一样，瞪着眼环视一圈，然后扭动几下早已萎靡的笑神经，一脸似笑若哭相，提口气，哼起如驴撒欢那种假声：

“同志们……”把自己当成了做报告的政府某一级官员。

其实就二句车轱辘话：

风投是否进入——还未确定。现在，不许再有人——妖言惑众。

大家要保持——上半年的工作热情，争取，下半年——再创奇迹。

绕了40分钟。最后，他将假声再提高半度，呼吁——要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他地拼出老命，为实现年初定的那个不靠谱的目标，并高举右拳，喊——“而奋斗！”

你也知道没多少人相信这老家伙的鬼扯。反正现在上面越喊平安无事，下面小道消息传得越欢实。上面往东指，你一定要向西行，才对。

风投的故事现在已成了午餐的作料，没它，吃嘛嘛不香了。

又过了一个月，进驻了三个生人。高深莫测。

“这回是玩真的了。”大家都这么说，还用眼神彼此交流着——姓刘的是个大骗子。

说来人高深莫测，一点也不夸张。那表情、举止、言谈，甚至打的饱嗝，都带着非扒开你眼皮，让你看清楚“高深莫测”。

所有人挨个被传到小会议室。我们管这叫“过堂”。其他人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反正，哥们儿面前这只一个劲儿踱来踱去的雄鸡，就晃得人眼晕。他说，腰椎不好，不能坐。

说实话，我见过能装的，没见过比这家伙装得更邪乎的。这家伙可能是“福尔摩斯”看多了，对我的所有回答都会投来狐疑的一瞥，并问：

“这是你真实的想法吗？”有种非要从鸡蛋里挖出骨头的执著劲儿。

最后真把老子整烦了。结果，他从我这挖到的，全是货真价实、发自肺腑的——瞎编乱造。不知道这些破信息，能不能帮他多给公司估几个零。

前台小文过堂后，满眼闪着初恋的光芒，绯红着脸蛋问：“问你什么了？”

不待我说，先急迫地交代：

“我都说了，我什么都说了……”很幸福很陶醉的样子。

我真想冷不丁地问，他问你是不是处女，你也说了？女人就是头发长，见识短。

其实，倒退五六年，我也这德性。对谁都不防着，把什么话都当真，尤其是领导的话。我相信，只要听他们的话，办他们的事，某一天也会成为他们那样的成功人士。哥们儿真玩命干，傻了吧唧的，吃不好，睡不香。现在才明白一点，这是天底下最具TM自欺欺人的想法。

你瞧瞧，瞧瞧周围那些——道貌岸然、能说会道、乾坤独断的成功人士。再瞧瞧他们那副装模作样、装腔作势、比戏子还会做作的嘴脸，你就知道领导是怎么炼成的了。

那些经常在电视上装得跟先哲似的——大讲自己奋斗“屎”的暴发户，简直个个都是盗版故事精，可每回都还能让一票人激动得口水、眼泪齐流。

我就见过这么个骗子——靠雇枪手去偷人家英语考卷，复印了再黑那帮想出国的学生（当时每套六七百块钱，折合现在的市价估计在3000元左右）。靠此伎俩办班搞培训，发了财。现在，他从来不提自己真正发家致富的秘诀，编造了一大堆类似成功学的感人故事。其中一个“一个苹果大家一定要分着吃的故事”，让现场一千多号听众把这家伙当成了圣徒。反正这个时代，钱就是硬道理。有了钱，你把太阳说成烧饼，都有粉丝相信。

当然像他这样的，比那些一边在电视里喷：“在责任面前，我们唯一的选

择就是负起完全的责任！”又一边偷着往牛奶里掺三聚氰胺的王八蛋好上无数倍。他们至少只是贪财，不要人命啊。

这就是个活着没底线，不成流氓不成活的世道！你让我现在相信谁？！

别怪我说话刻薄。除了死人，我还真没见过谁告诉我一句连他自己都相信的真心话。

老钱对我这套“发泄论”很不以为然。自以为即将也成为成功人士的他，斜瞥着我，一脸不屑的样子，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现在这人都一德性——仇富，装得自己多正经似的，其实——都是俗人。”他皱着眉，咽下嘴里的咖啡，接着说：“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里说——‘人确实是自私的……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，不是出自屠户、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，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。’”

按老钱的俗人论，公司现在分成了几拨儿人。

一拨儿是中层经理，已经顾不及捡起丢在地上的趾高气扬，像群支着脖子四顾，受了惊的火鸡。上班头件事，就是挤进小会议室里嘀咕个没完。等火鸡会一散，再各自分头找手下人开会。火鸡们算主流，下面紧跟的算准主流，团成一帮。他们不聚众，不交头接耳，按部就班干着手头的活。走出会议室，个个都绷出一副打死也不说的表情。

不知道哥们儿得罪了谁，这帮人不带我玩的。我也不好死皮赖脸地追着人家屁股。这算不算我还有点自尊呢。

另一拨儿是半放羊状态的销售员。围着西大厅角上，桌子上凳子下的摆出场地，人五人六的黑乎乎一片。从最初几天的小声吵吵，到现在有些近不要命的大声嚷嚷，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。

“嘘——”不知道谁出了一声，嗡嗡声立止。一群绿眼四处逡巡。假模三道地环顾一下后，压低声音，防奸细似的，防着他们那点秘密被偷听了。

这群人中老销售油子居多。那副神态——极漫不经心，又兴致勃勃。像分析客户需求一般分析着各种天方夜谭似的小道消息。扯淡一结束，就有人在第一时间把编出来的段子散出去，以显示自己在事件中的重要位置。

这群自认为主流，其实就一帮随时都被边缘化的傻帽儿，还想凭三五十条鸟枪整出点事来？我得离这拨儿人越远越好。在我眼里，他们倒像天冷时，缩成堆的小鸡子。

还有一拨就是老钱那样的——元老派。整天都喜滋滋的，哪都去凑凑。也

不说话，听人说一句，向上翻一下眼皮。然后嘻嘻笑上二声，看猴子要把戏的表情。

剩下的就是像我这样的——无门无派，哪头都不掺和。实际上是姥姥不亲，舅舅不爱。这也说明我们做人很失败。火鸡派不带你玩，鸡子派看不上你，元老派就更甭提。

不管怎么着，人家至少还能团成一伙，积蓄着力量，削尖了脑袋去参与强者的游戏。而我，连归属感都没有。可悲，可悲啊！这就像站在十字路口，实际上连TMD十字路口都没到，哥们儿就OUT了。

每想到这，我都会极气愤地想——老子的利益从来就不是谁给的！是靠爷我自个儿本事挣来的！

我现在除了做自己，没什么可依靠的。我信一点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抓到些什么，做到不用参与地参与。谁都别想左右我。

如果到了非逼着我走的地步，手里有客户，到哪都不怕！

这样做，反而让自己踏实了下来。也许我踏实装大发了，装得太自信，太从容不迫。反而有人靠拢过来，费尽心思地打听——我背后隐藏着什么单线联系的大人物。这也说明，大家都在猪鼻子上插葱，装有归属感。

秦爷和沈坚算是真正的逍遥派。按部就班，不闻不问，不动声色地在楼上餐厅为这群骚动的苍蝇做着午饭。我曾邪恶地想，哪天把二位爷逗急了，随便往菜里下点“胡椒面”，你们这帮孙子，哼！谁都甭想再闹腾了。

若干年后，想起当时的情景，忽有所感——人越是道貌岸然时，越是丑态百出。所有人像傻子一样，对着假想的虚幻在自我搞怪。殊不知——一股海啸般的滔天巨浪正悄悄地卷来。

一些人不知不觉地被推到了浪尖，另一些人被打翻在深深的水底，更多人习惯性地惊恐，习惯性地失措，习惯性地——狂呼乱叫。接着，都像死了一样，浮在水中，随波逐流……

（二）

在父母眼里，我是个乐观的妄想狂。到今天，没兑现过一件——当着他们面得意忘形时吹过的牛皮。

他们已经到了记什么忘什么的年岁，却惊人地牢记着我那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。我只要踏实一小会儿，就会悄默儿声地摸上来，一副治病救人的嘴脸，急迫的心态，翻出陈年旧事来寻开心。还美其名曰——爱。

他们在得意洋洋地享受着口腔快感时，我郁闷得连当场撞死在他们面前的心都有。他们打着爱的旗号，无休止地重复着逗猫戏狗般的游戏就是要让我承认——我TMD就一个彻头彻尾、不思进取、虎头蛇尾、傻×轰轰的倒霉蛋！

对，我就是你们非逼着我承认的那个倒霉蛋。我活着——就是对你们的逆反！你们失败的物证！怎么着吧？！

连见了他们的影子都厌恶得让我想躲远远的。一个人，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地方——窝在晨光斜射下的座位里，公司整层楼都是我的，那种宁静像沐浴在寂寂细雨中的树林，沉默，却有种无处不在的生机盎然。双腿搭在桌子上，眯起眼睛。像蜷在篮子里的猫，带着初睡醒时的慵懒舒适。又像西部片里的牛仔，特立独行，肆意自由。某种东西将我充满起来，我再充满整个空间。不去想任何事情，事情像云一样自然地浮现在我面前。

所想，尽是稀奇古怪——疑惑张国荣为什么非要跳楼，看不懂人为什么越老越面目可憎，琢磨前台新来的是不是处女……总之，满脑子乱七八糟的快感。想多了，会有种幻觉——世界遽然成了以双脚为圆心，一米为半径的小黑圈。我成了只花栗鼠，气喘嘘嘘地在里面打着转转。日复一日忙碌来的实在感，变得如鸡毛狗毛样的轻飘飘。多希望这时候，能有个手指，指向某处，让飞蝇般的心，趴会儿，哪怕一秒呢。

这段时间公司热闹得像个菜市场，谁都敢吆喝两声，都长了脾气，撸胳膊挽袖子的，要跟谁玩命似的。

刘老师办公室里几次传出来“砰”——“砰”声。据说，刘曾私下许诺过给中高层们股份，可至今没下文。拍桌子就是赶着老刘在风投投资前把事儿给办了。

甚至有人威胁说，展厅的展机、库房的设备出了什么状况，可不要后悔。当然，刘老师也不是吓大的。

这批没了主子的中高层整出来的事儿到底算工运呢，还是应该叫——受剥削人民的反抗，我拿捏不准。只是怀疑，他们口口声声忽如一夜春风来的“善心”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火鸡们这么一闹，鸡仔们也反应过闷儿来。大叫：小尼姑！和尚摸得，凭什么我们摸不得。公司是大家的，不是他姓刘的一个人的！现在到了向那个恬不知耻、多吃多占的王八蛋讨还血债的时候了！

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大家。就在风投来之前，凡事必先讲“诚信”的刘老师还不分各种场合地散布：

“公司是大家的，只有大家共同努力，公司才会有希望，大家才会有光辉灿烂的明天。”当时是为了过嘴瘾。我估计，现在他都想扒了面皮换副嘴脸，不认旧账的心都有。

当然，这类显而易见的鬼话也就能蒙蒙刚入社会的雏儿，谁也没当真。谁知道，风投一到，鬼话成了真话。这老东西，反而再也黑不提白不提了。

某日，刘老师还义愤填膺，拍着桌子吼道——谁说的，谁说我给股份？！什么时间？什么地点？有证据吗？谁是证人？谁敢站出来，面对面和我的律师对质？

那副大义凛然的气势，把一些别有用心、断章取义，却天生胆小的家伙吓得都快尿了。

从此看出，领导的话有多不靠谱。这也难怪，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”。领导多是屁都没做，就四处放炮。他能对自己的话负责吗？除非把他的唾沫星子变成录音，做成板上钉钉的证据。可事实是，他们遣词造句的水平已入化境——前面肯定，后面又否定，最后，还要绕着圈地肯定加否定。天下的话都让他一个人说了，你却不知所云。

从此又看出，任何“高调”绝对经不起“利益”的测试。一试，立马显现出叵测的居心。

关于这件事，我还想起教我们政经的老教授。不知道美国人怎么得罪丫的了。只要说到美帝，必一副赴死状，用词多为血淋淋、阴暗暗、残酷酷、虚伪伪……像是看多了女人用过的卫生巾，不知道世上还有更鲜亮的颜色。

一讲到国情，他又像是小学没毕业，只会“虽然……但是……”一种句式。每一个观点后面还要画蛇添足地赘上：“从大方向看……总是好的嘛。嗯。”像屁股永远也擦不干净似的屁话。

和我们踢球的坏小子家也是学校的，说：“那老东西，早八年前就把自己儿子弄成自己的研究生，又觑着脸，从美帝手里要来奖学金，把二儿子都送到水深火热里去了。”

坏小子还说，这老家伙没事儿就拿美帝开涮。非说自己是美国人的大爷——他孙子在美国生的。幸好不是个杂种，要不，这老东西非当联合国的大爷不可。

我本对此人既无好感，也无反感。上他课，早就知道是听放屁去。考试，拿学分，然后忘掉地球上还有这么一类靠误人子弟混饭吃的东西。可坏小子这么一说，我感觉像被谁鸡奸，一下子长大了不少。

刘老师也想用高调鸡奸我们，可关键时刻，上帝没给他做主，自己玩现了，成了在众目睽睽下自慰的老混蛋，挨板砖也不怨（我偶然听到几个冒失鬼在嘀咕这事情）。

有一点我心里清楚——别看现在这帮孙子跟刘世仁——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似的，但只要姓刘的勾勾小脚指头，他们没一个不像狗一样乖乖地爬过去。

姓刘的新近多了些头衔，比如，刘文彩、刘世仁、刘霸天、刘老财、刘大骗子、刘死人……后文中我这么叫的人，也仅指他一人。起外号虽满足了口腔快感，却也暴露了内心的恐惧。有谁会給阿猫阿狗起十来个绰号呢？

火鸡们发现，刘文彩的确不好对付（据说是软件硬件都不吃）。光靠自己这边十来个人，单薄了点。我敢肯定，他们现在没事儿就主动向杨白劳们（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底层人士）挥动黄手帕。用“机会面前人人平等”这一最能忽悠人的口号，激发鸡仔派的斗争热情。不管刘世仁承不承认，火鸡们已经让大伙儿相信了这个千载难逢的，本该属于“人民”的暴富机会！

现在连我都理所当然地认为——

“本人有权，并且理所当然地应该分得，理所当然属于自己的利益。”请不要觉得绕嘴，在财产问题上，精确的文字描述是必不可少的。

昔日老刘手下的八大金刚（其实早有人暗地里骂他们是狗腿子了）成了带头大哥，杨白劳们理所当然地环伺周围。原来蠢蠢欲动的几派人马，合成一股，围成一圈，就等着看谁第一个去吃螃蟹，做个示范动作了。这一点实在滑稽——谁见过电影里黄世仁的狗腿子反攻倒算，和杨白劳搅合在一起的呢？

为了方便叙述，以下将带头大哥简称为“刘狗”，并根据他们座次，分为“刘狗一号”“刘狗二号”……在此要特别声明，“刘狗”仅为专用名词，无褒贬意。当然，在这么个颠三倒四的年代，叫什么都不会让人大惊小怪的。

至于杨白劳们，本身就没立场，眼神又不好使，全凭人头多，胳膊粗。我们也不看别的，以大腿或腰杆为标准，谁粗抱谁，给谁站场子。当然，谁见了

有人抱着大柳树上下乱蹭，在这个特殊时期也不应该奇怪。

当然，我也有自己的小算计。我琢磨着，这事其实和我这种边缘角色没多大关系。公司再怎么着，还得做生意，还得抓客户。抓住客户，就等于抓住了一切，近可跳槽用，远可自己开公司使，干吗非得掺和这些虚头巴脑的事呢？

前一阵，一帮发小还吵吵着要开个公司。都觉得，与其被人剥削，不如先自我压榨一把。一说N多个主意，玩似的，天下没有他们不行的事儿，小儿科。闹轰轰……忽悠了一大阵子，饭没少吃，屁都没整出来一个。

三儿和大蚂螂倒路子野，弄了个小建筑工程。人家玩这行的都发了，偏这俩二逼，赔了个底儿掉。

唉。北京孩子——没什么大出息，哪吃得了那份苦啊。

我还像往常一样——用一天里最宝贵的时间，打鸡血似的，从城东头蹿到城西头，见人就满嘴跑火车……能做到我这份儿上，也算对得起公司了。然后再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一下革命活动。

有些人对我龇牙冷笑，跟吃了耗子药似的，说我——不开窍，瞎忙乎，穷表现，假积极，装大头蒜，装逼……

这让我心里有些发虚。虽然抱定了打死不掺和的决心，但人总觉得恍恍惚惚的，心里塞了摊烂泥，特想找个明白的人倾诉倾诉。前几天撞上大螃蟹，想说说这事儿。这孙子搂着个飒蜜，那副贱相，跟TM没见过女的似的。我那位是矮了些，腿也粗了点，但屁股大，人好啊。你说，当初我眼睛是怎么长的？！

我跟她说，倒把她给惊着了。兔子一样，让我哄：

“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就那帮人——我TMD还不想干了。上个月还有猎头找我，我都懒得把简历给丫的，一帮骗子……”

前二天我去看老汤。我觉得他是个明白的人。我一去，他就特别爱说话。自顾自的，说些我觉得不着四六的话。我乱七八糟地把事儿跟他讲了一遍。他说的建议，我根本就听不明白。还得调动五官，装出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，直点头。这不能怪我三心二意，他就是不会有话好好说，绕着圈地说一件事儿。我越听越没耐心。

从他那出来，我觉得我挺操蛋的。请原谅我说粗话了。但北京人这么骂，有时候并不是在骂人。

比如：“你这个人真操蛋！”这个蛋，是指你做了对不起哥们儿的事儿的意思。

但是说：“那些蒙蔽无知少年的人，真操蛋！”这个蛋，就是指王八蛋的意思。

再比如：“那些非得把销售技巧忽悠得神乎其神的伪专家们，很操蛋！”这个蛋，就是傻瓜蛋的意思。

虽然是举例，但事实的确如此。你不信？

如果你真以为，销售就像某些书里侃的：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；如何设计圈套，如何步步为营，如何尔虞我诈。最终，赢得了客户的信任，打败了竞争对手，夺取了订单之类的鬼话，那你的销售水平处在——听着妈妈讲故事才能睡觉的小Baby状态。

我可不是故意骂你。这其实全为你好。轻信大忽悠跟相信狼外婆没什么区别。

现在公司已经濒临——多数人出工不出力，部分人明面上怠工的危局。上班就是挨着办公室的打探消息。

无论是火鸡们还是鸡仔们，碰头会开得比业务会还勤，一气能开上个通宵，也没人嚷嚷着要加班费的事儿。

公司BBS上有段对现状最煽情的描述，抄录如下：

“原来，每天是这样开始的。一个又一个阴影溜进来，占去一块又一块的空间，又撕裂开每个空间。‘呼’的一声，整个楼层像掀开的蒸屉，每一寸面积都骚动起来。你我就像泡沫，相互挤压着，把对方逼进最小的犄角旮旯里。

“现在，所有人，都从小犄角里探出来，解放了！聚合在一起。这里——没有等级、监视、规则、暗斗。每个人都为了别人在努力去压缩着自己的面积，欲望。

“有人在喊，阿贵，革命了，革命去。同去，同去！

“大家都有种心照不宣的，偷着乐的，手挽着手的，抢大宅子的神秘感。”

别的我不好说，我觉得最后一句，把“神秘感”改成“赤裸裸的幸灾乐祸感”更加恰当。

这样的东西都能堂而皇之地贴出来，你就知道现在有多乱了吧。

我们这么大的人没经历过什么大运动，没见过什么大阵势，连上街游行那么好玩的事儿也没赶上过。我猜这次大家如此亢奋也不全是为了钱。我也看出来，这帮家伙都揣着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坏下水呢。

周一，贴出通知。

“上午10：30在大会议室开会，有重要消息发布。请相互转告。”

“奇怪，没有落款。”有人说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另一人拖着长音说，到现在，谁还关心这么鸡毛蒜皮的细节啊，有落款才不正常呢。

不到九点半，大会议室里面已经是人头攒动、口臭冲天了。来公司三年，头一回遇到如此踊跃的会议场面。

会议一开始，刘狗二号对刘世仁进行了缺席批判。

接着，会议总结了以往历次斗争失利的经验，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冒进错误（有几个刘狗想私下跟刘世仁媾和的事儿）。

确定了刘狗一号（市场总监）为首的领导核心，并且制定了下一步的正确方针。

会议在团结、严肃、务实的气氛中进行着，会议为未来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，选出了职工代表，并列出一十一条谈判条件。

革命热情空前高涨，与刘文彩共存亡！

你一看，就知道我这段文字在哪抄的。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，我是抄的。至于哪抄的，我就管不着了。反正，什么大会小会的报道都一德行，谁也不能说是谁抄谁的。

我现在也被搞得骚动起来，认为该到重新评估一下敌我态势的时候了。否则革命真胜利了，岂不踏空了。

（三）

“庄哥！”小文的尖嗓子，吓了我一激灵。

她凤眼圆睁，蓝指甲戳向大厅方向，粉嘴唇夸张地向外翻成一圈，“……老外，来了个老外。”

“什么？……在哪？”

“展厅里转悠着。”

一高个红鼻头，被人像猴子一样围观着。

他双手插在棕呢大衣口袋里，狐狸见狼一样谨慎地微笑着。一双半蓝不黑